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卷九

元 趙汸 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終時無冰則志之周之二月夏之季冬也孔頴達氏曰以盛寒之月書之也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

三月作丘甲

志重賦也丘四邑十六井也甲猶兵也古者謂甲兵魯之言丘甲猶晉之言州兵鄭之言丘賦也見僖十五年昭四年周制軍賦起於井而成於甸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皆以甸賦之甸四丘也自諸侯不給於征伐而後加賦於民故晉有爰田而後作州兵魯初稅畝而後作丘甲公羊傳曰始丘使之也其車徒卒伍之數不可知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不月畧之也凡内大夫特盟諸侯恒畧之惡其伉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夷狄敗中國不日據外相敗日王師敗績于茅戎何以不月王師天下莫得較故異之於諸侯也劉康公曰伐戎不書諱之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敗之者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陳氏傳曰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書敗績言自敗也劉

質夫曰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尊之義與王師自取敗之道咸見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貳於晉也

齊師者齊侯也一役而再有事者畧言之用衆焉稱

師齊侯伐魯反過衛衛侯使孫良夫侵齊遇齊師戰焉故但言師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內會師不月雖君將不月苟會戰也則月會而日戰據桓十三年公會紀鄭及鄭宋衛燕戰此其取戰之日加之會之上何不正其四卿帥師會戰以自為功故異其事也穀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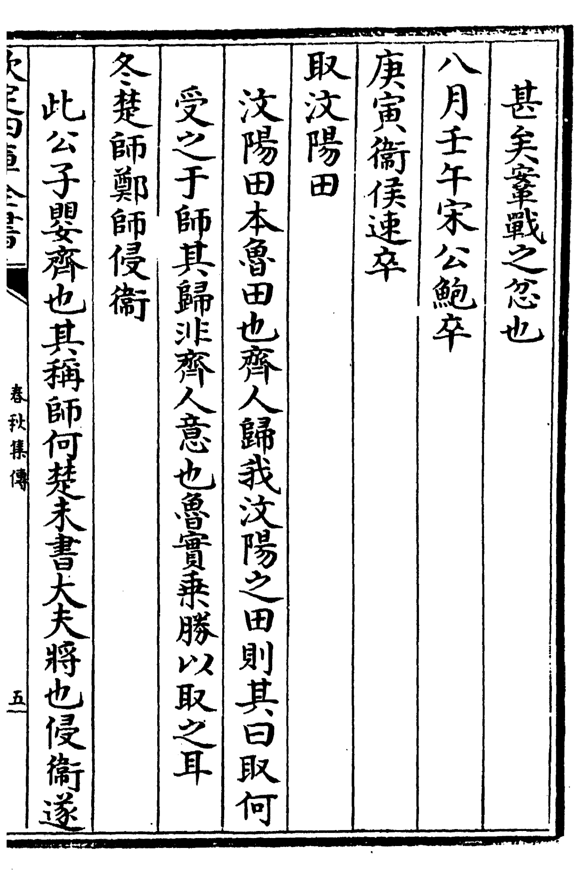
傳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據經不書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陳氏傳曰凡帥非卿不書據傳文三年晉救江不書先僕襄十七年衛伐曹不書孫蒯之類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據傳襄元年宋圍彭城書晉欒黶不書荀偃宣三年戰大棘書宋華元不書樂呂之類書四卿是各自帥也會伐不言帥師此其言帥師何四卿並出各自為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孫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鞌之功晉於是

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甚矣鞌戰之怨也胡侍講曰成公初立四卿興師並出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如師者講盟也曷為不言來盟于師據楚屈完言來來盟于師盟于師前定也如師者盟非前定也可不可未可知之辭也公羊傳曰逮乎袁婁而後與之盟也穀梁傳

曰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據傳國佐言背城借一則袁婁近齊國都明矣今臨淄縣西有袁婁壹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有以取之何也敗衞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陳氏傳曰齊桓合九國之師以臨楚屈完來盟于師桓不欲以臨楚盟屈完也退而盟召陵以禮於楚子齊侯使國佐如師而進盟之於袁婁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為之



甚矣䡢戰之忿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衞侯速卒

取汶陽田

汶陽田本魯田也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則其曰取何受之于師其歸非齊人意也魯實乘勝以取之耳

冬楚師鄭師侵衞

此公子嬰齊也其稱師何楚未書大夫將也侵衞遂

侵我以救齊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楚令尹也而以諸侯大夫之禮與之接不可以但名之也不名之而曰公子（據楚稱王子）則亦假周制以録其君臣焉耳公及大夫盟則諱公會之何以不諱盟甚矣會不待變文而後為譏也凡春秋辭從主人而善惡自見皆不待變文而後為譏者也故盟諱公以示義則會從其恒辭以

見實然則公何以會嬰齊侵我而與之成也侵我何以不書以公之會之諱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會而後盟間無事則地會不地盟（據溴梁大夫盟）間有事則地會地盟（據葵丘及諸侯大夫盟于宋）此非有事也則其再言地何會與盟事異也公與盟自參以上不言及雖會大夫不言及（據翟泉）會與盟事異則曷為言公及之一役

而再有事者因上文也會稱公子嬰齊盟曷為稱人會從其恒稱以見實則明變文以示義故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皆不書楚大夫初會盟中國也晉大夫會盟王人則不言公楚大夫會盟中國則其言公何楚師侵衛遂侵我宿師魯地合南北諸侯之大夫十有一國以為是盟而晉師不出於魯何譏焉故不諱公也其日以公在也例在僖十一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穀梁傳曰新宮災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公羊傳曰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廟災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陳氏傳曰鄭初書大夫將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公羊傳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趙伯循曰內言圍皆叛也

大雩

晉郤克衛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公與大夫盟雖來涖盟猶諱之大夫終不可以盟諸侯也陳氏傳曰聘而遂盟之於是始

鄭伐許

何休氏曰謂之鄭者惡鄭與楚比周數侵伐諸夏故

夷狄之也孫明復曰鄭襄公背華即夷一歲而再伐

許故狄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戴少望曰鄆有二東鄆莒邑魯所爭也西鄆魯邑今新城者也鄆讙龜陰三邑皆汶陽之田本杜氏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為固也

鄭伯伐許

狄之則曰鄭伯何易世矣故著其恒稱也其未踰年而自將以濟惡因可見矣

五年春王正月杞伯姬來歸

此非罪出也（據卒書杞叔姬）其以出辭書之何婦人之義從一者也苟再從一之義一以出辭書之於是持書其月（據鄭伯姬不月）以别於罪出者然則叔姬始歸于杞何不書以書來歸故畧其恒辭以異之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傳曰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餫諸穀然則非國

事也書之如國事然政在大夫也

梁山崩

梁山晉望也曷為不言晉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諸

侯故不繫之國公羊傳曰為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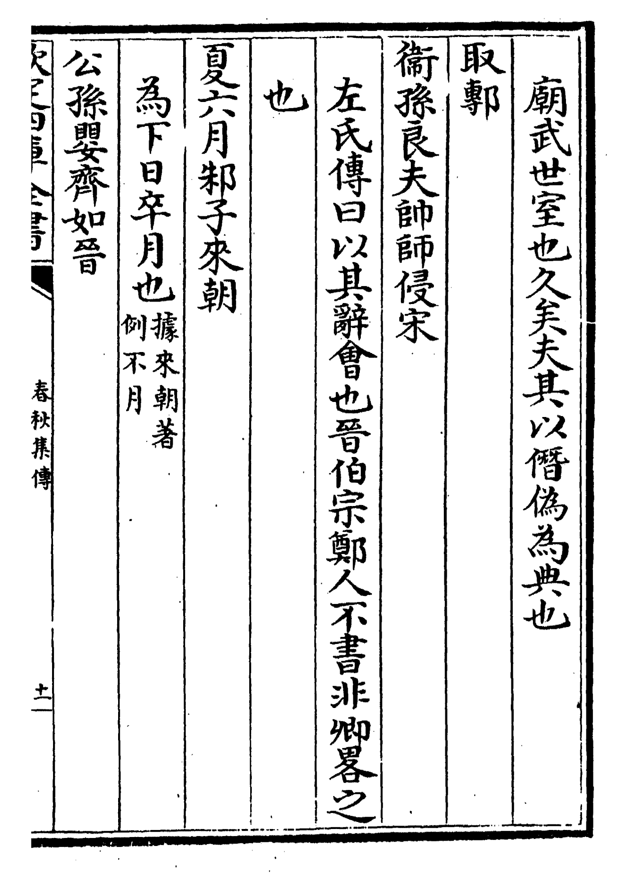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公羊傳曰武宫武公之宫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宫非禮也高抑崇曰武公佐宣王南征北伐有功故謚曰武季孫行父以搴之功再立武宫與魯公為二祧葢僭天子之禮若文武二世室也劉侍讀曰魯諸侯也而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



廟武世室也久矣夫其以僭偽為典也

取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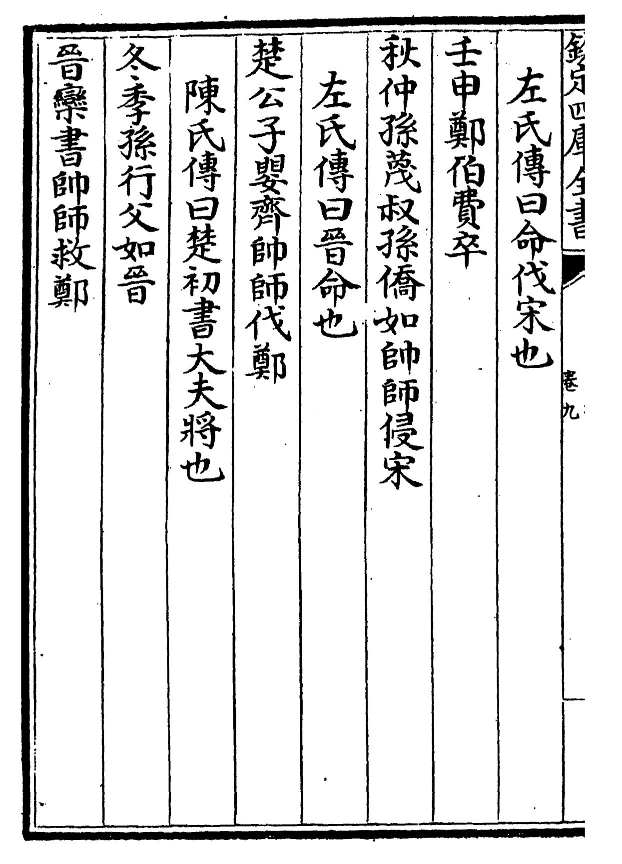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傳曰以其辭會也晉伯宗鄭人不書非卿畧之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為下日卒月也據來朝著例不月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傳曰命伐宋也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曰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陳氏傳曰楚初書大夫將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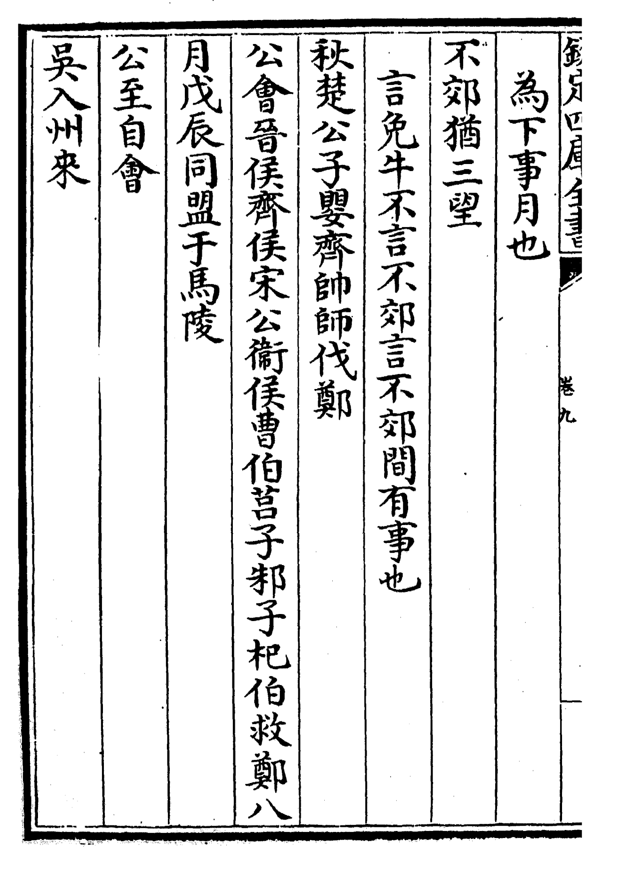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為不郊言故且記異也

吳伐郯

陳氏傳曰吳初入伐中國也左氏傳曰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吾亡無日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為下事月也

不郊猶三望

言免牛不言不郊言不郊閒有事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

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杜元凱曰州來楚邑陳氏傳曰吳楚之交兵不書據傳伐楚伐巢伐徐子重七奔命至是始書之左氏傳曰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為之也盟於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後至盟於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子不至於戚而後至吳之為蠻久矣其不敢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伯矣入州來不可以不録其始也

冬大雩

不月異之也例在桓五年

衛孫林父出奔晉

見惡於其君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來納幣不書據紀伯姬齊子叔姬不書來納幣使卿則書之從史文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名伯來賜公命

其曰天子賜之何不請命而來錫也昔者文公即位天王使毛伯來錫之命而叔孫得臣如周拜則以魯人嘗請之也據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即此事作頌為將躋僖公成公即位八年矣而名伯以錫命來以錫命來而不往拜則魯

人未嘗有請也天子之為天王也賜之為錫也一也向也追命桓公則王不稱天此未嘗有請而來錫其曰天子何也隱桓之際王命數及于魯則猶足以寵諸侯也王命猶足以寵諸侯而追命桓公則非禮莫大乎是故為王惜之伯者不作王室愈卑定王崩魯人葢弔而不葬然且來錫公命自是終春秋無來錫命而王人亦鮮至於魯則王命不足以寵諸侯焉耳王命不足以寵諸侯而不請來錫於王何譏焉故不

曰天王而曰天子不曰錫而曰賜異其文以異其事而已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内女為夫人來歸卒不繫其國據子叔姬叔姬來歸則曷為以杞卒之非罪出也非罪出而繫之以杞者無絶道也内女來歸不卒此卒而繫之杞則以夫人之禮成其喪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氏傳曰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衛人來媵

来媵常事也不志志晉衛與齊人來媵見非常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異其事也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季堯俞曰叔姬既絶矣生不復奉其祭祀死豈可成婦於祖宗乎是則魯不得使逆之杞不得歸葬之杞魯

之不正均矣其不書葬何魯不會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自馬陵以來諸侯未有二也則其曰同盟何晉懼失諸侯也諸侯之從於晉者類非誠服也晉人亦知自反矣乎馬陵未幾而受孫林父之奔以隙衛反汶陽之田以攜魯志不得於楚而侵蔡威不足以及吳而伐郯以是道宗諸侯雖日同盟無益也故晉主夏盟

恒日於是特不日以異之王貫道曰甚哉晉景公之不智也盟而可保蟲牢足矣何必馬陵馬陵足矣何必于蒲五年之間凡三同盟不即乎人心甚矣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不言逆者親迎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常事也不志使卿則志之孫明復曰致女使卿

非禮也何休氏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成婦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也貞信著然後婦禮成故婦人未廟見而死則歸葬女氏之黨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於是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則其

稱人以執何非伯討也中國無伯鄭之反覆乎晉楚之間有自來矣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竊會公子成于鄧即往朝于晉鄭非果於叛晉也晉人執鄭伯以伐鄭而歸鍾儀使求成於楚則何以罪鄭為哉故雖討貳但稱人而鄭伯歸于鄭不書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潰者不日（據蔡潰沈潰鄆潰皆不日）其日以譏晉也同盟潰于荊

楚而不能救譏之故日以詳之也

楚人入鄆

一役而再見者恒稱人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

城中城

中城者郢内之城也髙抑崇曰莒以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故懼而城之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黒臀帥師侵鄭

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强也吴先生曰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二卜三月中旬三卜不從則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四卜四月上旬五卜不從而後

不郊瀆神甚矣公羊傳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於是鄭伯歸于鄭曷為不書罪不及失國也執君歸不書據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哀四年小邾子必伯主釋有罪而後書據曹伯襄衛侯鄭曹伯負芻苟罪不及失國則固宜歸者也公會伯國侵伐恒書至此其不致何晉景公疾晉人急於得諸侯乃立太子州蒲為君而會伐鄭悖其父子

之教異於他君討貳故不致以異之

齊人來媵

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左氏傳曰凡諸侯嫁女

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也不言葬公在晉也左氏傳曰晉人止公使送

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

諱之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凡九月乃得歸也其月以奔諸侯喪異之也據公如至至皆不月

左氏傳曰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

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

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不名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王人内

京師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楚成也杜元凱曰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

然則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何以不書陳氏傳曰晉楚嘗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特書之語出章措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凡外相敗曰此不月何也畧之也陳氏傳曰中國敗狄師皆不書惟晉特書之病晉也楚方聘魯平宋合諸侯之大夫于蜀討陳夏徵舒觀兵于雒矣而晉區區爭地於羣狄是故宣成之春秋晉有事於秦楚

或畧不書而甚詳於滅狄以是為晉衰也晉之衰也

諸夏之憂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陳氏傳曰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

見晉之無以令與國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其月尊京師也諸侯相如不月雖來朝不月必公如

京師而後月諸侯朝天子正也范甯氏曰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因其過而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然

公羊傳曰不敢過天子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於是公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則其但言自京師何不以伐秦累王室也秦晉之交兵以復怨也而晉侯以諸侯朝王而後會伐乃若受王命以伐秦

然無益於中國之故而使天子受其名故但序諸侯而劉子成子不書不以伐秦累王室也陳氏傳曰於是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則其但書伐何畧之也自秦以來秦晉人相加兵皆畧之是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為不足詳也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初志卒以同盟也徐邈氏曰莒棄周禮君終無謚故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侯强歸之也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不可既歸使郤犨送而復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陳氏傳曰夫人婦姜氏有姑之恒稱若妾姑也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别適姑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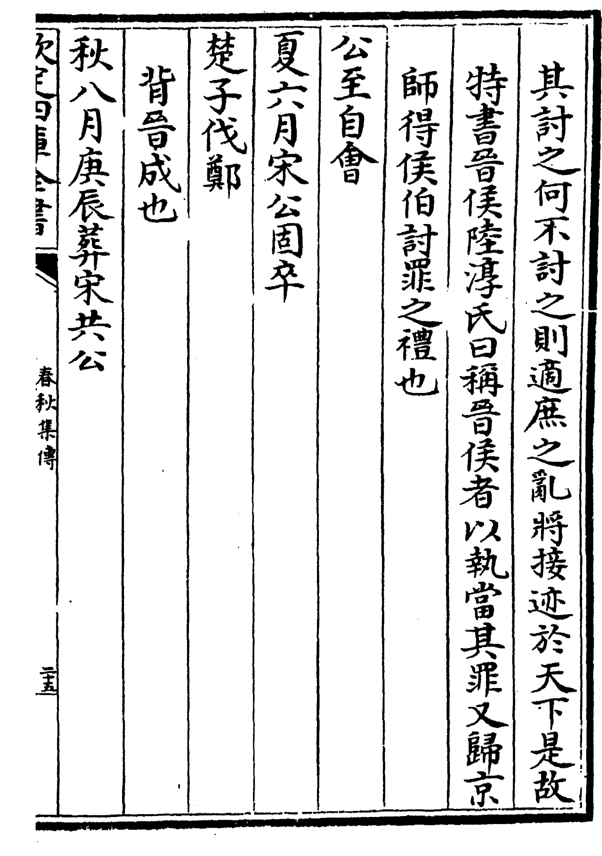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陳氏傳曰執未有稱爵者此其爵晉侯何討有罪也曹伯之罪不著於春秋曷以為討辭書之曹伯殺太子而自立者也然則負芻之罪曷不著於春秋曹伯廬卒未有即位者公子與太子爭立猶兩下相殺而已矣書殺太子是有二尊也猶兩下相殺而已矣則


其討之何不討之則適庶之亂將接迹於天下是故

特書晉侯陸淳氏曰稱晉侯者以執當其罪又歸京

師得侯伯討罪之禮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背晉成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再書宋華元從史文也春秋有因上文者謂一事而再見者也奔大夫有出以罪而歸非其罪者有歸以罪而出非其罪者其事殊其義異則雖無中事不得因上文也華元以宋公卒公室卑不能討有罪而去位僅足以免於罪而已既有許之討者然後歸卒討之庶幾能立法者也大夫歸言所自者必嘗有力者

也此未至晉則其言自晉何見其所以得歸也華元非挾晉以自重則為魚石矣大夫出入非罪不書此非有罪也曷為出書之歸書之為其殺一司馬出左師大司寇少師寇大宰少宰五大夫不可不詳其故也

宋殺其大夫山

此蕩山也不氏例見僖二十八年弱公室殺公子肥則討當其罪也

宋魚石出奔楚

於是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皆卿也則其但書魚石何魚石左師也其族同其志同則書重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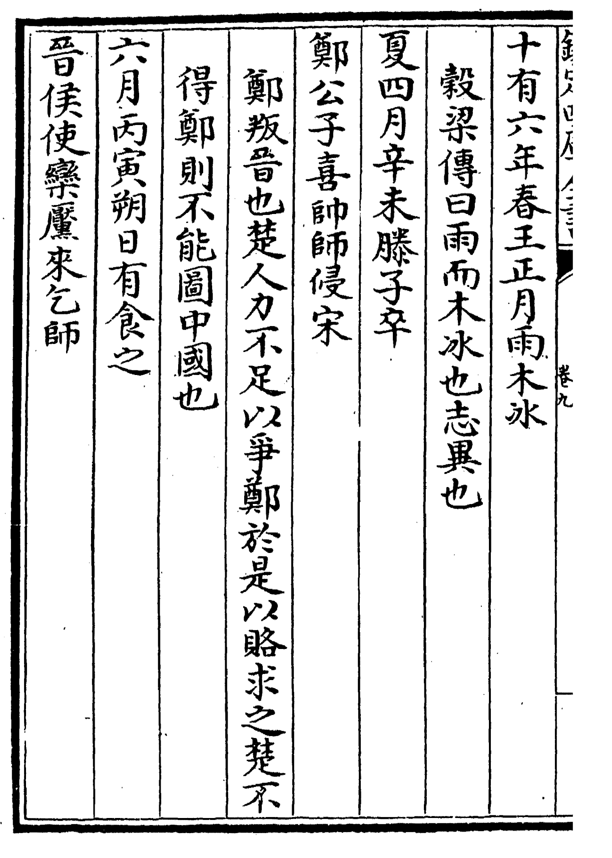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髙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者其君也曰吳以號舉也其言會又會何是兩會也大夫會大夫一也大夫又相與會吳一也不欲與

會而殊之故自相爲會然後會之也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公羊傳曰曷爲殊會吴外吴也陳氏傳曰晉初以諸侯之大夫會吴也於是大夫自爲會矣左氏傳曰始通吴也

許遷于葉

遷國月據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皆月此何以不月從楚遷也許偪于鄭請遷于楚故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皆不月以别於中國之避夷狄而遷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穀梁傳曰雨而木氷也志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也楚人力不足以爭鄭於是以賂求之楚不

得鄭則不能圖中國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穀梁傳曰日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然

泓之戰宋公身傷而但言師敗績則為中國諱也此

不為楚子諱以外楚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謀伐鄭也不見公者晉侯也以公後鄢陵戰期且用

僑如之譖也何以書據見止不書譏不在内也程子曰君

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侯不見公非矣彼曲我直故不恥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人會伐自單伯而後不書據王叔桓公劉康公成肅公此其書尹子何不能服鄭也鄢陵之役自城濮以來於是再見而鄭不服厲公無道其大夫方欲釋楚以為外懼則雖一戰勝楚鄭人固有以量之也厲公不能自反

修其所以復伯者而請以王臣會師於是三合諸侯伐鄭而鄭人從楚益堅則中國之威頓矣故尹子單伯相繼而出悉書之

曹伯歸自京師

釋有罪也天子嘗釋衞侯矣不言自京師此何以言自京師負芻之罪宜廢而天子不能正則以累乎京師也但曰曹伯何以天子釋之故不名以别異之也公羊傳曰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

于曹何據曹伯襄復歸于曹易也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孫明復曰曹伯歸自京師天子釋之之辭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用僑如之譖也舍寘也劉侍讀曰不稱行人從公也執之者以歸也伐而未至而著舍之于苕丘故不言以歸也穀梁傳曰執者致據婼至而不至公在也執者不舍據晉執叔孫婼因而舍公所也據公在苕丘之於箕不言舍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於是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則其但書奔何以奔告諸侯也齊出高無咎故高止但書奔皆從告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鄭康成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

乙酉刺公子偃

內殺公子言其故據公子買不卒戍此其但言刺之何其故不可言也公將有行穆姜以僑如之意欲去夫二家

者指偃與鉏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僑如之情非偃與鉏之所知也既魯人出僑如季孫歸而刺偃遷怒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鄭子駟侵晉虚滑衛北宫括侵鄭救晉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王人未有書二卿者其以二子會伐何伐鄭而鄭不服也厲公親以六國之師伐鄭而遇楚輒還能驟合諸侯而不敢復當楚則二卿之行失威廢命而已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不重言諸侯二子與盟也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此其不諱何中國無伯王室之憂也以二卿奉王命以伐鄭而鄭不服於是下盟諸侯不足諱矣自是晉有諸侯之事王人與盟皆不諱矣據雞澤平丘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用郊者用其禮也郊之祭以祈農事也以其非為農事而以郊禮為之故曰用郊古者天子有大事則類造于上帝類之言類也其禮類乎郊也成公以頻年出師未已故竊類造之義用郊禮以祈焉僭且異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嬰齊卒于外公實未嘗臨喪其日何勢不得臨非恤

典薄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人滅舒庸

楚書大夫將矣此公子橐師也其稱人何橐師未嘗

為中國患也春秋書楚與中國異以楚大夫將而稱

名氏必其人能為中國患者也春秋為中國而作苟其人為患不及中國春秋奚治焉是故公子嬰齊帥師凡四見公子貞帥師凡七見則雖伐吳從其恒稱而陽丐囊瓦交兵於吳槖師滅舒庸但人之則皆未嘗為中國患者也以其未嘗為中國患則不復詳其名氏志夷狄之相攻滅而已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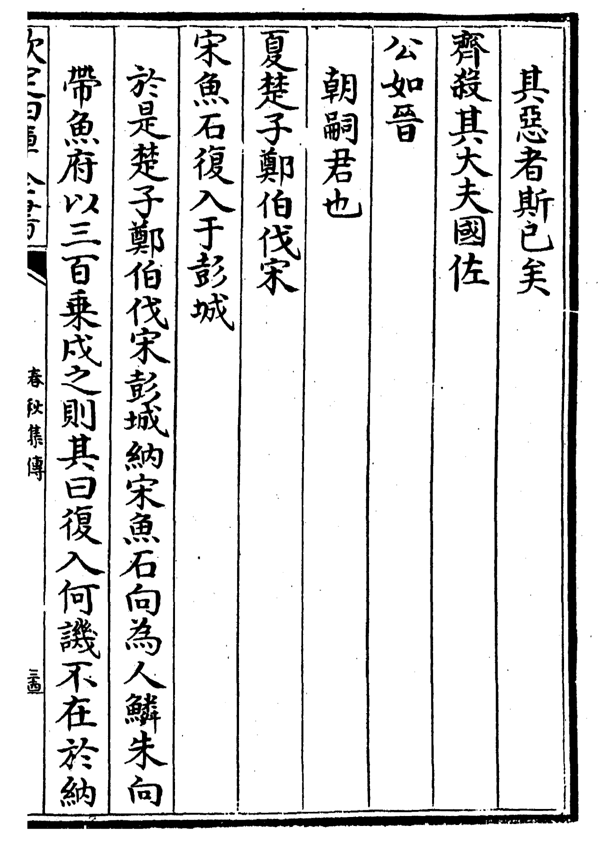
此欒書中行偃將弑其君而殺其大夫也其曰國殺

何書偃之罪不著於春秋則其殺胥童固不以兩下相殺告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弑君者欒書中行偃也則其稱國以弑何不以賊赴也例在文十六年晉厲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所嬖一朝而尸三卿書偃為政懼將及也幽厲公而殺其與為亂者既則弑公而葬以庶人不入于兆逆孫周于京師以立之踰月即位是葢以易位來告者也吾魯史

也於書偃之事何知焉書曰晉弑其君而有受其惡者矣其曰謹之也然則古者有貴戚之卿何也非天子不得廢置諸侯以貴戚之卿而易置人君非臣禮也葢古者有社稷之臣國亡與亡國存與存義足以匡君而弗聽則有易位之權謂若伊尹者然後可也春秋世卿之柄國者皆其君之罪人也欒書搆郤氏而陷之死將以擅晉也與中行偃殺胥童而弑其君以紓死也豈曰社稷之云乎春秋辭從主人茍有受


其惡者斯已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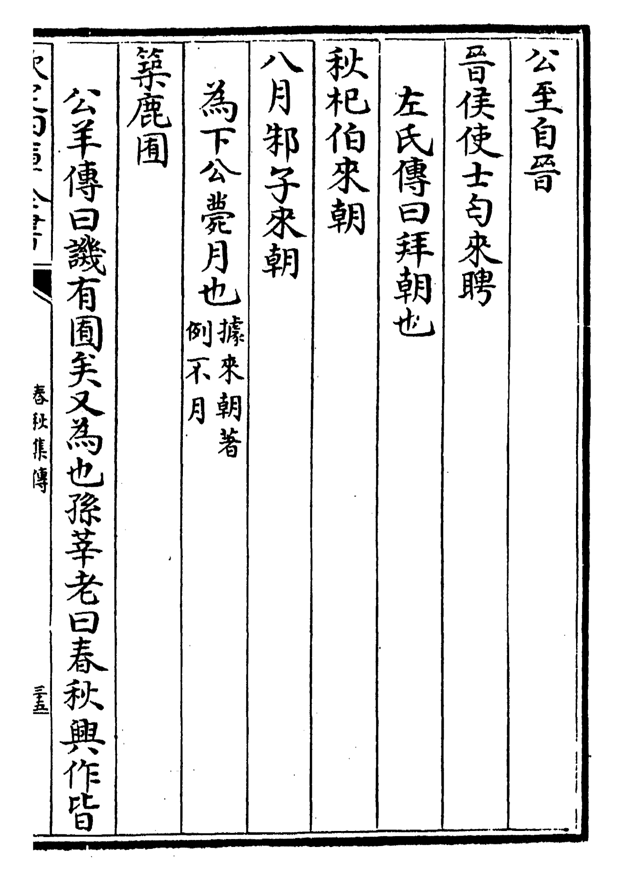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於是楚子鄭伯伐宋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以三百乘戍之則其曰復入何譏不在於納

也納者復其位之辭也大夫歸則言復歸入言復入者位已絶者也杜諤氏曰復入重於入入重於復歸復歸重於歸志惡之淺深也此叛也則曷為不言叛罪不止於叛也楚既得鄭即圖宋魚石援仇讎以賊其宗國其事同其罪異則各書其重焉耳是故大夫入邑必言叛據宋公之弟辰晉荀寅士吉射苟言復入則不言叛入必言所自據宋華亥向寧宋公之弟辰及公子地皆言自陳入苟言故則不言所自舍宋魚石言復入者惟晉欒盈皆言故者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曰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為下公薨月也據來朝著例不月

築鹿囿

公羊傳曰譏有囿矣又為也孫莘老曰春秋興作皆

書雖城池之固門廄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公子嬰齊帥師見於經者詳矣侵宋曷為稱人不足以病宋也於是宋師圍彭城嬰齊侵宋救彭城也既而諸侯圍彭城楚師不復出故畧言之當悼公之興楚將失鄭何宋之及圖是故雖晉侯自將以救宋亦

不書畧之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謀救宋也其不日以吾大夫會之也陳氏傳曰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為大夫也齊之禍靈公為之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於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

焉而後弑齊之禍靈公為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傳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卷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姚元烺

春秋集傳卷十

元 趙汸 撰

襄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圍有宋人邑為言宋彭城據衛石曼姑圍戚不言衛嫌非宋地也

於是晉悼公合諸侯為宋討魚石不與楚之取彭城

以置叛人故繫彭城於宋見諸侯之為宋討也諸侯分地有制非惟楚不當取雖晉亦不可受彭城降晉而歸之宋宜也事見襄二十六年傳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曰會以次何以備楚也鄫鄭地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邑也其不繫之鄭何以伯令城之也鄭棄於夷久矣於是悼公有討於鄭以諸侯城其巖邑將以絀鄭焉耳孫明復曰鄭叛中國與楚比晉荀罃再會於戚城虎牢以逼之故虎牢不繫鄭使若中國自城邑然劉賔之曰不言伐取且不繫之鄭皆予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伐吳

陳氏傳曰於是楚代吳吳人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

吳何春秋於晉楚之際嚴矣於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楚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若遏門于巢卒而後書

公如晉

高抑崇曰禮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其可以朝伯國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蘇子由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而與公盟

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公羊傳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杜元凱曰陳疾楚政而來本非召會故言如會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公羊傳曰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杜元凱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别與之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陳氏傳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以袁僑絀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為之也諸侯在焉而大夫自為盟而後大夫專盟矣大夫專盟自宋始穀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孫明復曰諸侯既盟而陳袁

僑至無盟可也據踐土陳穆公如會文公不再盟　己未諸侯盟戊寅

大夫又盟是大夫強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杜元凱曰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及左氏傳曰覲鄫大

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

諸魯大夫也陸淳氏曰鄫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我

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杜元凱曰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左氏傳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會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八年而殺三卿也左氏傳曰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莊王卒以大夫盟諸侯納宋魚石殺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楚遂不競而晉復伯是故晉悼公之春秋楚有諸侯之事亦不悉書據傳襄三年公子何忌侵陳不書四年彭名侵陳不書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其大夫也以諸侯大夫之禮接故得序

於齊世子之下稱人而不殊也鄫人者鄫大夫也魯以屬鄫為不利故使鄫大夫聽命於會陳氏傳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見襄十三年蒲之役將始會吳吳不至事在成九年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固不敢自列於諸夏也而晉求之急於是滅州來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郢矣高抑崇曰晉之亟於進吳以其能病楚也吳能病楚則亦能病中國矣既伐楚則伐

齊伐魯伐衛伐陳以至與晉爭盟則其病中國也甚矣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晉命也不言其人微者也穀梁傳曰内辭也公羊傳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陳氏傳曰戍不書（桓六年戍齊宣六年戍鄭之類）晉悼公之戍陳也特書之君子以悼公之伯業桓文

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自悼公而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柤皆東境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楚誠強而晉亦誠下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

為下辛月也

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曰善救陳也范甯氏曰善之故以救陳致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氏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滅國有取而有之者則不言滅例在僖二十二我嘗取鄟矣事見昭四年則其言滅何譏晉也鄟人與莒子同列於會而莒卒滅鄫以為悼公病矣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人滅萊

公羊傳曰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穀梁傳曰三卜禮也夏四月不時也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救陳也不言救陳者陳侯逃歸不成救也不致無成事也是故盟主之會恒不月於是無成事特月以别之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伯髠頑弑也則其書卒何史承赴而書辟不敏也史承赴而書春秋曷為不正之正之則無以見國之無臣子也春秋於鄭髠頑齊陽生楚子麇實弑書卒者皆從而志之無改焉是併其臣子之不能討賊而姑為隱諱者治之也穀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名之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

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地於外也陳氏傳曰此公子騑弑其君也則其書卒何以君薨赴也君弑矣晏然赴於他國但如恒喪自鄭騑始甚矣無人紀也而鄭之臣子聽焉自有討賊至於不討自不討矣至於赴告如恒喪春秋之所甚懼也是故書卒所以誅鄭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崔杼弑其君齊大史書之杼殺之其弟嗣書之又殺之南史執簡以往陳恒弑其君孔子

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弑君天下之大變也名在諸侯之策誰能没之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後世有考焉矣

陳侯逃歸

陳大夫貳於楚而脅其君使逃諸侯以歸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此鄭公子發也何以稱人惡其將叛中國而侵蔡以欺盟主也王沿氏曰鄭人弑其君志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楚師至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也公羊傳曰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氏傳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陳氏傳曰此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也其稱人何不

以大夫敵盟主也不以大夫敵盟主桓文之盛也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

復予晉以伯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曰拜公之辱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也其不致何盟後復伐鄭則伐與盟皆非功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氏傳曰會吳子壽夢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其日以譏晉也晉悼公合十有二國為衣裳之會以

會吳而滅小國畀其事故曰以譏之以偪陽子歸不書略之也以其會而遂滅則以歸不足言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此荀罃也曷為書師以其釋楚而敵秦怨也楚方得鄭而伐宋晉人不圖其所以絀楚者而急於伐秦曰以報其侵也則非伯者之事矣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始與盟會序于邾子之下諸侯世子未誓於天子之制也於是又以先至躋之滕薛杞三君之上明年乃次之曹伯莒子之間則誓於天子而攝其君之制也此禮樂之自諸侯出者也若夫滕薛杞三君之後於邾莒則宜悼公不能正也陳氏傳曰隱桓

之諸侯皆序爵也伯者作而後小國或序大國之上

有以子男長於伯者矣於是以世子長於小國之君

則悼公爲之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子輒

盜殺不言其大夫盜賤者不可以上下道也公羊傳

曰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孫明復曰盜一日而

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之失政也

戍鄭虎牢

公羊傳曰諸侯已取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

反繫之鄭左氏傳曰言將歸焉杜元凱曰鄭服則以

還鄭故追書繫之以見晉志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陳氏傳曰楚救鄭矣不書傳宣元年蔿賈二年鬬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之類於是始書以為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

能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作三軍何作中軍也以其言舍中軍昭五年知此為作中軍也作中軍則何以言作三軍始改作也魯人外弊於征伐内擅於三家軍賦之出於三郊三遂者非其舊矣車乘卒伍之成於甸者非周制矣則曷為言改作於是始三家始分魯也前乎此三家之擅魯者専其政爾未嘗有其民也於是乃三分其民家為一軍而盡征之而叔孟之僅不取者以歸公則魯之民

皆三家之民矣魯君之所存者亦朝與祭而已此非公命也其書之若公命何政在三家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晉人欲服鄭而諸侯皆憚戰於是為分兵敝楚之策鄭人欲從晉而畏楚以為必得諸侯盡力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二國之謀若出於一此晉之所以得鄭也蓋晉之師武臣力非

復文襄之舊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羊傳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孫明復曰言伐言會者得鄭之辭也晉楚爭鄭久矣悼公比歲大合諸侯以伐鄭令始得之雖不能逺斥強楚以紹二伯之烈然亦能有鄭者二十年此悼公之績也陳氏傳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據會于袠伐鄭會于召陵侵楚）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曰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以救鄭也於是戰于櫟晉師敗績不書不足書也秦人自絶于中國而爲楚救鄭雖戰勝晉師而不足以病晉故略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外伐我不書圍也據成二年齊伐北鄙圍龍書圍台以病晉也莒

人滅鄅晉不問伐我東鄙者再不能討於是圍台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來告喪而往弔也楚卒日吳何以不日吳始通於上國弔贈之往來者若楚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會吳子諸樊也左氏傳曰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其

言二大夫會之何並列於會也禮卿使則大夫介大夫使則士介同倫不相介同倫相介是為恭也則曷為並列於會晉人嘉之也諸侯之大夫惰矣進吾二卿以厲之見悼公之令不行於諸侯也蓋蕭魚而後悼德衰矣抑中國之不競諸侯亦有罪焉故晉鄭大夫書名氏而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但人之一役之中而有予奪於是始譏不徒在晉也春秋之辨名實所以正伯者之事也苟非伯者之事春秋奚治焉

是故自伐秦而後凡大夫將皆從其恒稱澶淵而後大夫之會皆從其恒稱苟晉之君卿無志於中國則其名實不足辨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傳曰於是齊崔杼宋華閲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宫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

也陳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不濟荀偃欒黶二師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則君令不行於大夫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出奔不日此何以日異其事也春秋諸侯奔走失國者蓋有之矣而未有以臣出君如衛孫林父甯殖者衛獻公不禮於孫林父甯殖孫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孫子皆殺

之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故雖鄭祭仲殺雍糾而厲公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而簡公出不日必若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後日日之者異之也劉侍讀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也剽已立矣而衎不名何也剽以公孫為貴卿交於諸侯矣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絶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剽簒國而衎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也

異叔武讓而剸篡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左氏傳曰謀定衛也於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

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晉侯問衛故於荀偃對曰衛

有君矣不如因而定之晉盟主也不能詢諸國人求

衛侯去國之故一大正其君臣乃因之以定衛焉此晉大夫私於孫氏之過而悼公不能察也蓋晉人釋君助臣於是始悼公為之也是故大夫皆從其恒稱譏不在大夫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劉

此來聘而涖盟也吾君及大夫盟春秋終諱之則曷為及向戌盟于劉向戌伉也去其國以盟諸侯是伯

主所以為吾君禮也據公及晉侯盟于長樗以伯主為吾君禮者盟外大夫則向戌伉也三家專襄公弱大夫自相結以卑其君而魯道衰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天子之士也左氏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逆后非我主之不書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杜元凱曰單靖公不書劉夏獨過魯告昏也胡侍講曰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

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宫師從單靖公逆后也士而逆后也是不重人倫之本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書圍成以病晉也左氏傳曰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

公救成至遇

言至遇何不成救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公至遇而齊侯還故二子以師進而城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此諸侯會而使大夫盟則曷為不言諸侯之大夫據三年雞澤閒無異事也穀梁傳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也

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是其曰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遍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為遍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為我故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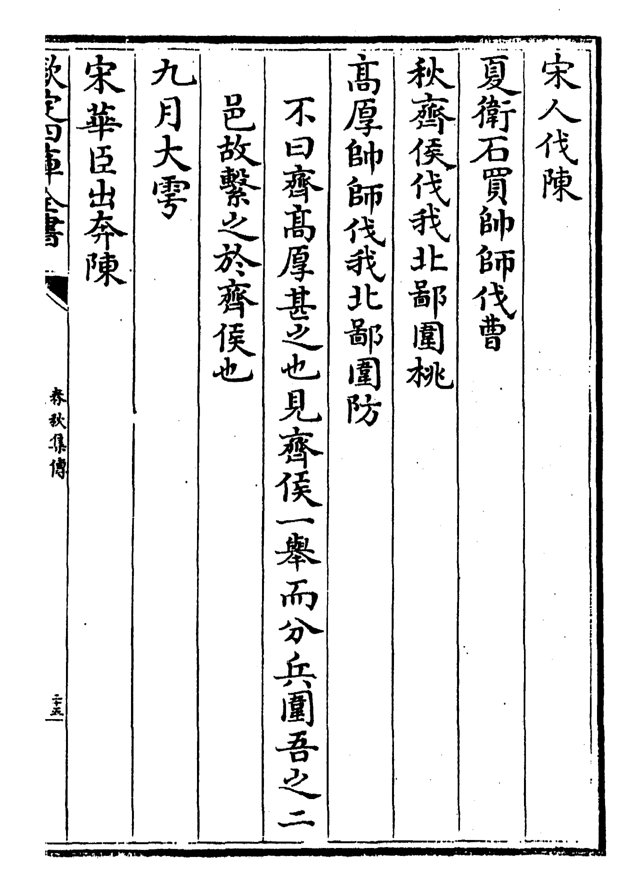
不能服齊而伐許非務也宋稱人而後於衛大夫將卑師少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不曰齊高厚甚之也見齊侯一舉而分兵圍吾之二邑故繫之於齊侯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郕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曰為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來者何始來朝魯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劉侍讀曰周制于蕃服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所以懲淫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守

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傳曰爲曹故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此齊侯也曷爲稱師齊侯伐我春秋悉從其恒稱其惡著矣於是略言之以同圍齊見義而已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闈未有言同者其言同圍齊何晉弗伯也猶曰諸侯同圍之焉耳陳氏傳曰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春秋集傳卷十